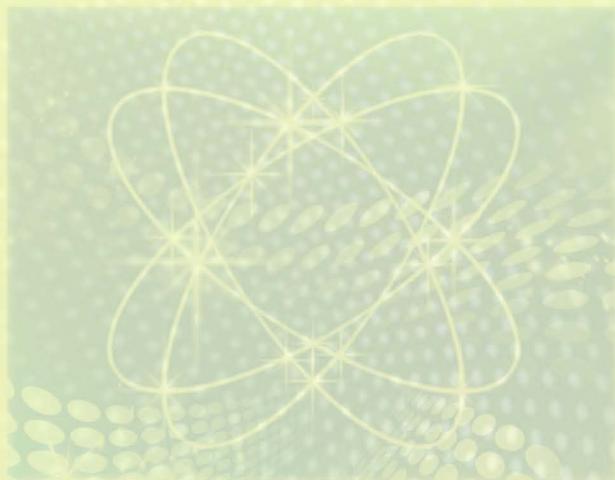


# 南 雄 人

李修庆 著



花城出版社

# 南 雄 人

李修庆 著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雄人 / 李修庆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60-5765-4

I. 南…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9704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黄珂展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625 1 插页

字 数 53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前 言

作品主人公李庆民是粤北南雄人，他几十年在外省工作、生活。退休以后，落籍广州，跟儿女共同生活。当然，归根结底他家是南雄籍人，是客家人。

现在的李庆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身体健康，过着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生活。

从经历七十多年来的实践看，李庆民这一代人的的人生道路，是上有老、下有小地慢慢走过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过“苦辣酸甜”的艰难历程，有过血泪史。但现在一家人是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李庆民和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们，在旧中国饱受千辛万苦，受过国民党的欺压，受过日本鬼子的掠夺摧残，房屋、财产被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烧光，祖父在轰炸中被活活烧死，那时全家在一天里就变成了苦难的无产者。

李庆民有过苦难的童年，但解放后得救了。解放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不过也经历不少磨练，参加过不少的运动，锻炼成一个“七品芝麻官”。最不幸的是，退休五年后患上恶性淋巴肿瘤，但他能面对死亡，能顽强地与恶魔作坚决的斗争，经过五年的艰辛，可以说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李庆民已走过七十多年的人生道路，可算平凡，但不平坦，故想通过这部拙作，给人们有一点点启发，以了他最大的心愿。

但作者的文化和思想素质不高，文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8年12月于广州

## 目 录

一、春庆的诞生 .....	001
二、敌机轰炸南雄城 .....	007
三、四个兄妹 .....	017
四、日本鬼子来啦 .....	021
五、步入童子军 .....	035
六、离家谋生 .....	039
七、过矿工生活 .....	048
八、解放前夕 .....	064
九、三喜临门 .....	071
十、参加革命队伍 .....	084
十一、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 .....	093
十二、迎接新的任务 .....	107
十三、搞好生产，打击敌人，巩固政权 .....	114
十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	127
十五、三兄弟报捷 .....	136
十六、又是一个欢乐年 .....	155
十七、父亲病危 .....	167
十八、当干部啦 .....	180
十九、兄妹都有“好运来” .....	189
二十、新的转折 .....	201
二十一、更上一层楼 .....	207
二十二、天赐良缘 .....	216
二十三、母亲病危 .....	224
二十四、反右斗争 .....	231
二十五、好事逢双 .....	235
二十六、沉重的教训 .....	243
二十七、难忘的岁月 .....	245
二十八、自选拉丝厂 .....	250
二十九、群解“无米之炊” .....	258
三十、改称金属线材厂 .....	263

三十一、改为江州电线厂 .....	287
三十二、再改农机修造厂 .....	297
三十三、搞回老本行 .....	303
三十四、新的转折 .....	309
三十五、要调广办 .....	314
三十六、筹建分公司 .....	320
三十七、挂牌开业 .....	337
三十八、铺头开张 .....	345
三十九、路不平坦 .....	358
四十、回到农委 .....	397
四十一、新铺开张 .....	406
四十二、又一个新家 .....	408
四十三、恶魔降临 .....	410
四十四、奋起抗击，乘胜前进 .....	414
四十五、曙光在照，前途无量 .....	418
后记 .....	421

## 一、春庆的诞生

李庆民（奶名：春庆），是这篇文章的主人翁。他在旧中国只生活了十几年，而在新中国却工作了四十多年，即年仅十三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诚然，在新中国有四十多年工龄的人很多，但春庆可算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春庆这一代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末，都已经先后离退休了。文中反映的这一代人，都在南雄生活过十几年或数十年。解放后的六十年，这一代人，则分散在许多省、市或境外。他们的下一代，现今甚至在全国各地或国外。

究竟春庆这代人，经历的六、七、八十个春秋是怎样的？他们的上代也曾和春庆这代人共同经历的几十个春秋又是怎样的？还有他们的后代也已经历了三、四、五十个春秋又是怎样的？还得从头慢慢地说起……

李庆民（春庆）的诞生地是粤北的南雄城内。

这个城位于大余岭南麓，史称：“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

她是座古城，唐光宅元年（684年）南雄就始建县治。

南雄是古代五岭南北交通主要孔道。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海口封锁，南雄又成为广东抗日后方的交通枢纽。

南雄是古代岭南商业重镇之一。明代，南雄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南下的货物有江浙丝、茶、棉布，江西谷米、瓷器、药材等，经南雄下浈江而至广州；北上的货物有广盐、佛山铁货，海产品以及海外进口商品，经南雄下赣江至长江而转输各地。

南雄因扼五岭南北交通孔道，既收货物转输之利，且得中原文明之先。唐宋两代中原动乱时期，大批仕宦之族度岭南迁，多先驻足南雄，休养生息，而后或定居或南徙。

南雄是军事要地，又是革命老区。孙中山两次北伐，以韶关为大本营，以南雄为前哨，在南雄屯驻大军数万。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南雄活动较早，一九二五年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南雄特别支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成立中共南雄县委员会，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党组织领导人民斗争不已，红旗不倒。一九二八年二月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四个区，一百二十个乡苏维埃政府，五万多农民参加“平田”、“平仓”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南雄属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在水口镇亲自指挥有名的水口战役，项英、陈毅在油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

省机关曾驻南雄瑶坑。解放战争时期，南雄县是五岭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北部第二支队活动的主要地区。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南雄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有一百多个自然村受到严重摧残，烧毁住房六千多间，牺牲干部、战士一千二百多名。

历史沿革到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南雄的经济就比较繁荣，这大概是因为它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的缘故。

南雄的黄烟叶，清初自闽南传入，气候适宜，逐年增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除内销邻省外，多数烟叶外销南洋群岛各国。直至今今，烟叶是南雄的支柱产业。森林资源从古至今也很丰富，也盛产粮食、水果、畜产品和土纸等农副土特产品。南雄，可谓是一块天赋的宝地。

三十年代的南雄城，大街小巷就有数十条，有一条贯串东西的主大街（现分段划分为六条路〔街〕名）当时就有近二千米长，街面宽平，可并行两辆大货车。街道两侧的楼房，多数是两层，也有些是三四层。店面有数百家，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粮油食品、土产山货、金银珠宝、钱庄当铺、茶楼酒店等等行业，生意兴隆，购销两旺。那时，也有不少赌博和寻花风流的场所。多数店面门前都有三米多宽的骑楼，又当作人行道，大方整齐，日夜开市，车水马龙，倒也十分热闹。论市容和经济状况，那时在粤北仅次于韶关市。

当时，这条主街的中段，左侧一大片是中山公园，内有茂密的树林，遍地香花异草，亭径清洁，幽静典雅，吸引众多的游人；右侧有座宋代建造的“三影塔”六角九层，雄伟壮观，是一处古名胜。

那时，春庆的老家，是在大街的南端，斜下的小横街。这条小街约有两百米长，街面铺着整齐的鹅卵石，可行大板车、黄包车，开有一家大烟行，还有几家染织土布作坊和几间饮食杂货店，多数是住家户。

春庆的爷爷李大年，清末年代在这小街的中段，建有一栋住房。虽不是很气派，但也整洁大方。靠街的大门，留出一节余坪，盖上瓦棚，避雨乘凉。整栋房屋分前后座长方形，大小两个厅（小饭厅后段隔做厨房），六间住房，全系砖木结构。临街的大门高而大，门方上端还有花鸟木刻，门顶部在石灰墙上用彩墨制作一块长匾，书曰：“业乐居安”四个大字。门槛两侧，各砌有一块宽长平滑的石头墩，是闲聊的好去处。

春庆，就是在这南雄古城小街黄木巷诞生的。

那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立春”这天早上。这天又刚好是农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天就是过“小年”。

“立春”的这天早晨，天空晴朗。当太阳将要升上地平线的时候，李大年家里显得特别地繁忙。

李大年一早起床，就忙着杀鸡剖鱼。

更忙的是：儿媳李黄氏正在房里第三胎临产了，已近几个时辰。但这边有儿子李友明在忙碌着。

友明一边吩咐佣人郑招兰去厨房加快烧好大锅热水；一边叫妈妈给小三备齐衣着物件，以便应用；又唤：石桥（长子奶名）、毛毛（次子奶名），你们给我备好香、蜡烛、鞭炮，一会儿要拜神敬祖用。他自己把木炭火盆烧得热烘烘端进房里，还不时地忙碌着。

请来的接生婆林嫂，正在忙着整理好接生用具，并不时地与李黄氏说话……

这时，虽说李黄氏已经生过两胎，但疼痛也是难免的，她浑身早已大汗淋漓，屁股下的草纸被羊水浸湿了，又换上干纸。

片刻，林嫂低头看了看，突然惊喜地大叫起来：“快了，全开了！李黄氏，快使劲，再下大点劲……”

李黄氏听着林嫂的指点，咬紧嘴唇，双手用劲抓住床沿，运足全身的气力，一阵阵推向腹部……

几度着力适时，婴儿顺利落地。

立即，小婴儿就啊哇！啊哇！啊哇……地大声啼哭。小生命似乎在告诉人们：

他到人间来了，明天也来参加过“小年”。

这边，林嫂双手接着婴儿下地，快手熟练地做好善后，就迫不及待地在房门口大声说：

“友明老弟，恭喜你呀！又是一个少爷。”

“托你的福，说得好，谢谢你呀！”李友明笑嘻嘻地边走过去边回答说。

此刻，郑招兰用热水帮李黄氏抹了身子，换上干净的衣着。李黄氏已感到精疲力竭，正躺着闭目养神。

这时，天空的太阳在徐徐地上升，这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屋里，厅内显得更加亮堂。李家的小三崽，也赶在此刻出生在人世间，这是难得的“天意”巧合啊。

春庆出生后的第八天，正值一九三六年的大年三十（除夕）。李家这除夕的晚餐，较往年更加丰富，有鸡、肉、鱼三牲主荤和素菜等分十二碗，加杯盏碗筷摆满大圆桌。热气腾腾的香味阵阵扑鼻。全家老少三代同堂，有说有笑，年饭吃得欢声笑语！

吃好了团圆饭，收拾好碗筷菜饭，洗好脸脚，全家老少，除李黄氏和小三在房里休息，大家又坐在厅堂。桌上还摆出数盘糖果、花生、瓜子和油炸年货，灯火也亮得辉煌，木炭火盆烧得通红，厅里热烘烘的，大家聊天嬉笑，好不快乐！

这边李友明在忙于“扎甌”，用一盘米盛着白银和一筒筷子，一扎钥匙，摆放好，象征万事如意之兆。事毕，他也坐在厅堂喝茶。

各自坐定一会儿，一家之长的李大年引出正经话题说：

“友明，我和你妈刚商量着小三孙崽取个什么名好？一会儿我们还要给他们三兄弟赏红包压岁钱啊！你说说看。”

没等友明回话，长孙李庆中（石桥，已六岁）就抢着说：

“爷爷，我看三弟叫三毛好吗？”

“好！我叫毛毛，弟弟就叫三毛。”李庆华（毛毛，三岁）第一个拍着小手说。

这时，友明不理睬小孩的发言，呈着笑脸说：

“爸、妈，还是你们说叫什么名就成了。”

“你多读了点书，还是你给取名的好。”他爸回答说。

“是呀，你先说出个名吧！”他妈也回话。

友明稍停后说：“我看这样好，学名还是按原来的设想：以‘中华民族英雄’做学名最后一个字来排列，现在石桥崽的学名是李庆中，毛毛崽是李庆华，三崽就叫李庆民好，以后老四叫李庆族，老五叫李庆英，老六叫李庆雄。排完后，再有孙儿怎么叫往后再说，你们看好不好？”

紧接着又补充说：“小三出生那天是‘立春’，庆民的奶名就叫春庆好？”

两位老人听后，笑哈哈地鼓掌先后说：

“好，好！就这么定吧，就这样定吧！”

石桥和毛毛也同时鼓起小手掌说：

“按爸爸取的名字好，这个名字好！”

石桥还立即起身往妈的房里边跑边说：

“妈，你听到了吗？小弟弟叫春庆好吗？”

李黄氏的房间门是开着的，与厅堂只一墙之隔，刚刚各人说的话她全听清楚了，于是不等石桥仔进房就大声地回答说：

“我同意你爸爸说的话。”

大家各自拿了点糖果吃，又一阵说说笑笑，取名的事就这样定下了。

没过片刻，石桥仔坐回原处，小手又抓了点年货边吃边说：

“爷爷、奶奶、爸爸，三弟的名取好啦，你们说赏给我们红包压岁钱呀！”

毛毛崽则手舞脚跳地说：

“我也要红包钱！我也要压岁钱嘛。”

“好，好，好！好乖崽，守夜后再给压岁钱。”老奶奶笑咪咪地抢先回话。

当即，毛毛仔小嘴一翘地说：

“不嘛！我们现在就要红包，等下我们要睡觉，明天很早要起床到街上拾爆竹玩。”

大年对老伴和友明笑笑后说：

“就现在给他们压岁钱好，让他们高兴点！他们哪能等到守完岁啊。”

“好！你们先给爷爷、奶奶拜个年。”友明接上对着小孩说。

石桥、毛毛听爸爸发话后，即刻起身，两人争先恐后地去神台下拿来圆草垫（下跪垫膝用的），放在爷爷、奶奶面前，恭恭敬敬地边下跪叩头边说：

“爷爷新年好，给爷爷拜个年。”

“奶奶新年好，给奶奶拜个年。”

“乖仔，快起来，给你们红包压岁钱，拿去！又大了一岁，要更加听话啰！”李大年笑哈哈地忙将红包分给小孙边说。

“明天你们就又长大了一岁，要更加乖。”李田氏拍拍小孙的肩膀补充说。

“谢谢爷爷、奶奶！谢谢爷爷、奶奶！”石桥、毛毛高兴地回答说。

接着，兄弟俩又先后给爸爸、妈妈同样恭恭敬敬地拜年，也得到红包，高兴地坐回原处，笑哈哈地各自拆着红包看有多少压岁钱。

“每个红包比去年多二毫，蛮有味道！”石桥很高兴地说，一边将红包装进新衣裳的口袋里。

“我也有这么多钱！”毛毛崽歪着头说。

“我们明天买爆竹玩。”石桥又答着说。

“我不买爆竹！我买……买很多公仔玩。”毛毛拍着小手说，接着伸了个懒腰并打了个呵欠。

过一会，兄弟俩又吃了东西，喝了点热茶，打了几个呵欠，小眼皮子老睁不开，石桥靠在爷爷身上，毛毛崽则靠在奶奶大腿上，软绵绵地睡着了。

李友明见状忙把两个小孩子一一抱入房间，替他们脱去衣裤鞋袜上床睡觉。

此刻，刚好晚上十点。李大年则忙于“封则门”：先用炒好的黄豆早谷，用勺盛到房口，抖动勺子象征迎财进门。然后，把等着“封门大吉”四字的红纸贴在两扇门中间。封门后几个大人就又边聊天边团圆守夜。

小孩子去睡了，厅堂的热闹气氛减弱了许多，但大人要聊些正经事更加方便。几个大人一边守夜，一边七嘴八舌地扯定了明年合伙的黄烟生意要做大点，河南自家开的“李记杂货店”也增加买卖粮油的生意……

不觉间，墙上挂着的时钟，在当、当、当地敲响了十二下。这时，友明起身说：

“爸、妈！我们开门‘出行’吧？”

“好！你拿齐东西来。”李大年答应着又对李田氏说：

“你在家里收拾一下。”

“嗯！”李田氏应着就忙碌……

大年、友明打开大门，按当年通书所说：“今年大利东方”，他们便朝东方点燃蜡烛、香，朝东方叩拜三下，又点燃爆竹，然后向东方行走数步，再返回家中休息。

一瞬间，看得见整个大街小巷火光冲天，四面八方烧爆竹声嘭嘭叭叭……响彻云霄。不少小孩子跑来跑去在街上捡爆竹、玩爆竹，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这时，有不少人家在欢乐地吃夜宵，也有的打麻将牌到通宵。

## 二、敌机轰炸南雄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以后，南雄县这个历史上的军事要地，形势变化相当敏感。

李友明的堂弟李友顺，是中心小学的教师，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寒假后的一天晚上，他闲着无事来到友明家里闲聊。坐定后他边抽烟边说：

“友明哥！近来生意好吗？”

“哎！这下半年的生意差远了，可能是最近时局的变化有关。你听到了什么时局动态吧？我们天天忙于生意，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東西。”友明知道友顺在学校是个活跃分子，时局变化他经常都能了解到，所以才这样回话。

李友顺说：

“自从‘七七’事变后，不仅全国的时局紧张，就南雄县也反应特快。八月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九月六日陈毅与大余县长彭育英在钟鼓岩谈判团结抗日事宜。十一月上旬，陈丕显以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代表身份，在南雄县城与大余县政府秘书鲁炯雯、南雄县长曾绳点以及驻军师长谈判团结抗日事项。今年一月赣粤边游击队在大余池江集结，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准备北上抗日。最近有情报说日军要轰炸南雄城，我们学校过年后都不一定开学，你们要当心点。”说完又点燃了一支烟，喝了一大口热茶。

“幸好你来说了当前的时局，看来年后的生意想做点还得三思。”友明也边抽烟边思考回话。

“阿顺！如果敌机真的要来轰炸，你们一家老小也要去乡下躲一躲才好啊！”李大年听了友顺的一番讲话后，也在一旁说。

“阿叔！你说得对，到时我们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友顺一边说着又喝了口热茶。

随后，他们还东拉西扯地聊了些别的话题，夜深了，友顺才起身告辞回家。友明一家也各自回房休息。

离过春节还有十几天时间，各保甲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最近可能会有日机入侵南雄城轰炸，大家注意做好防空袭准备。防空的统一信号是几处敲警报钟，有预报钟、紧急钟、解散钟，声音的长短信号不一样。到时大家要听从统一指挥。详细的防空事宜和规则等，四处贴有公告，各自去看个明白。

没过几天，可真是，突然空中响起防空警报声，随后报警员对着铁皮制的话筒，大声地向人们报告：

“各民众注意！敌机三架，快到南雄，大家紧急疏散隐蔽，疏散隐蔽。”

“敌机……疏散……的声音”，一阵阵在空中回荡着。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南雄城发生的事，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件。

人们听到防空警报后，即时大街小巷人声嘈杂，鸡飞狗叫，男女老少惊慌失措，不顾家产，只是扶老携幼，气急匆匆地快步往河南过桥或往宾阳门出城，去郊外疏散隐蔽。

大约过了半个钟点，报警站的钟声又慢声响了多下，接着听到大声的报话：

“今次敌机，已改航飞去，解除警报，民众可以各自回家。”

在郊外树荫下、石岩下或黄地头的男男女女，听到解散的警报后都松了一口气，立即怨恨声、唤人声……汇集一片嘈杂，大队人马争先恐后，离开隐蔽场所。人们边往城里走边七嘴八舌地议论。友明和几个街坊也说：

“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日本鬼子去死吧。”

街坊老吴说：“警报这么急，什么东西都没带上，幸好天上地下的菩萨保佑，飞机没来啊！”

“什么菩萨保佑，今天没飞机来，恐怕明天后天就有飞机来狂轰滥炸。”友明回答着。

老吴接着说：“听说，不仅是轰炸，再过一阵日本鬼子还会进城，他们实行的是‘三光’政策，还更可怕啊！”

友明又说：“我们老小一大家子，怎么办？那怎么样办哟？”

老吴就说：“我看大家还是去乡下亲戚朋友那里躲一阵子好。”

“那城里的东西又怎么好？”友明回话说。

老吴又接着说：“人命要紧啊！东西能带多少算多少。”

一行行，一伙伙的人们返回河南过了桥后，就四处分走回家。一场虚惊算是了结。

李大年老两口和一个打工仔小马，这次在自家的“李记杂货店”守着，未去疏散，只是关上了店门，但大家也吓得很难，不时地打开方便夜市的小窗口，睁大眼睛往街上看动静。

大年和李田氏在店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大年自言自语地说：

“家里这伙小孩子，不知友明他们有没有带出去疏散？”

“菩萨、祖宗要显灵啊！保佑我们一家老少平安无事啰。”李田氏边颤抖着说。

李大年在小窗口瞪大眼睛又看了看说：

“不要吵！疏散的人好像回来啦。小马，打开店门看看清楚。”

“是疏散的回来了，刚刚不是敲过解除警报的钟声吗？”小马打开门看了看回答说。

“我哪里搞得清楚是什么警报啊!”大年惊奇地回答说。

店门打开没过三分钟,李友明和李黄氏背着春崽,手牵着石桥崽、毛毛崽,慢慢走进店里,个个没精打采。

“爷爷,奶奶!我口干死了,快给我水喝。”石桥崽一脚踏进店里就大声说。

“我也要水,我也要喝水!”这是毛毛崽几乎在同时叫唤。

“好好好!乖崽,我拿茶来你们喝个够。”奶奶急忙地说,一边去拿茶壶茶盅。

李黄氏忙解背带将春崽放下来,坐在一张竹制靠背椅上,就急忙给春崽把尿。

李友明坐定后,也喝盅茶,又抽着卷烟,愁眉苦脸地对父亲说:

“爸!这样提心吊胆地天天躲飞机,不是个办法,我看不如去乡下妹妹家住一阵子好些。”

“我本想今年生意做大点,哪晓得现在兵荒马乱,动不动打警报防空。”大年丧着脸悲观地又接上说,“友明!过几天你先去友菁家打个招呼,等石桥崽他们停学后,你两公婆带着小孩子,就去友菁家住一段。”

“我们来守店看家,你和妈都一同去乡下,也难得顺便休息一阵。”友明思考后说。

“刚才躲飞机,听说日本崽很快就要进城,还是你们去。我和你妈这把老骨头啦,就留下来看家吧?哎!”大年说着又叹了口气。

“不过,我看就快过年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过了年再去吧?”友明又三思后做出这样的回话。

“是呀!马上都快过年啦,好!就按你的意思。”大年也恍然大悟地说。

“好,好!我们要去姑姑家哟,那里我去过,顶好玩。”石桥崽拍着小手高兴地说。

“我也要去!姑姑家有大把花生、豆子吃。”毛毛崽拖着妈妈的衣裳吵着说。

“好!别吵,烦死了。一起去乡下,你们要听话,不是去做客,也要听姑姑、姑爷的话,知道吗?”李黄氏抱着春崽起身边说。

“知道啦!知道啦。”石桥崽、毛毛崽几乎同时回妈妈的话。

“爸,妈!我同小孩子先回家,招兰一个人忙不过来。”李黄氏边背起春崽边说。

“去吧!我也现在回家。”李田氏手牵石桥崽和毛毛崽边走边说。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是李庆民(春崽)满周岁的生日。李黄氏大清早起来,就记住了春崽周岁生日的事,一边做早饭就一边煮好了十几个“芋头蛋”,几个小孩都很喜欢吃这种煮蛋,还叫了李友明等会上街买点好菜,以表示对小孩生日的祝贺。

就在这天上午，李大年一家刚吃过早饭，防空报警站的钟声又紧急地敲响……一阵阵钟声响过后，报警员大声地说：

“日机十二架，向南雄飞来，各民众抓紧时间疏散！疏散！”

李友明、李黄氏和郑招兰背着、抱着、拖着几个小孩子，同左邻右舍一样，听到警报钟声就拼命地往河南郊区跑去。家里则锁住门。李大年和李田氏又去店里，不打算躲飞机。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第二次紧急警报的钟声又敲响了，报警员的话声仍在回荡……天空一阵阵的轰轰声越响越近。

霎时，大家抬头可以看见，驻南雄中央空军二十大队的机群，也一架架地紧急起飞迎战。

即时，南雄县城的上空，一场空战在激烈地展开着。

几十架敌我双方的飞机在上空隆隆、唬唬地吼叫，哒哒哒的机关枪在不断地扫射，轰轰轰的炸弹爆炸声也在不时地响着，四处浓烟滚滚，硝烟弥漫，鸡飞狗叫，一片混乱……

在郊区躲避的人们，这时个个吓得脸变色，心乱跳。有的小孩在哭闹，有的老人全身颤抖着。大家都蹲、坐在地上，不敢抬头向空瞭望，双手抱着头，脸朝双膝。有的则喃喃地在祷告：“菩萨要显灵，保佑我家老少平安……”

整个空战大约有十多分钟。由于有我机的及时迎战，日机一边应战，一边不顾目标地丢下了二十余枚炸弹就匆匆离去。

就这样，南雄县内也死伤了不少人，炸毁了一批房屋和烧毁了大批财物，损失是相当严重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

我空军飞行员陈其伟，在这次空战中，不幸中弹牺牲，飞机坠毁于途口。过了数日县城军民为追悼陈其伟举行了隆重集会。

经过一度的警报、空袭空战之后，南雄县城的街头巷尾，很快呈现出一片兵荒马乱、生意萧条的景象。街市上虽亦车来人往，但人群里不少是挑着行李或肩背包袱的，扶老携幼地往乡下逃难。有的还雇有小板车、黄包车甚至汽车，在搬运家私物品出城。不几天就多数店铺停业关门，一片凄惨。

好不容易拖到年初八的上午，李友明夫妇和郑招兰，带着石桥、毛毛和春崽三兄弟，也和其他街坊一样，各奔东西南北地逃难。

李友明一家是去乡下友菁妹妹家暂住。这次下乡躲难住多久，友明当然也心中无数，要观事态的发展。但他估计起码要住几个月。于是，衣物被褥、家杂用品和一些吃的东西，足足收拾成两担。雇了两个挑夫，又雇了两辆黄包车，带上这伙小孩子，浩浩荡荡往乡下进发。

去乡下友菁家，不过是十华里路程，大约走了一个多钟点，就到了去友菁家的岔路口，黄包车进不去，几兄弟只好下车背着或拉着一道步行了。田间路，不

远，一行人走了约十分钟，就来到友菁的家门前。

友菁一家老小和一伙左邻右舍乡亲，早已在门前的晒坪上，个个满脸笑容地恭候友明兄等家人的到来。

离大门还远，友菁和信友就忙上前，接过哥、嫂手上的东西往家里领，左邻右舍也给友明等人打招呼或帮牵小孩子进屋。

雇来的两个挑夫，进到友菁家里，放下行李，整好绳索扁担，坐定吃了些花生、糖果、年货，喝了几杯茶水，就与各主人告辞返城。郑招兰也和各位主人道别，跟随挑夫一道回城。

原来，前几天李友菁和丈夫刘信友去爸爸家拜年时，得知大哥、大嫂今日会带这伙小孩子来乡下暂住。

信友的爸爸刘光汉、妈妈刘郑氏和胞弟刘信天等家人，听到这一消息，都很高兴。几天来，刘信友和家人做了大量的接待准备和安排。友明和家人的生活，很快得以安置妥帖。

刘光汉是个勤劳厚道的农民，世代在这个村耕田，年岁虽已过花甲，但身体结实健壮，仍是务农的主力。大儿子刘信友，也是种田的好帮手，读了几年私塾，文化也不错，多年来除忙种地，又收集烟叶到城里卖，家里需买的东西，也多半由他操办。所以，他和友明大哥不仅是亲戚关系，也是多年做烟叶生意的伙伴关系。

友明大哥目前有难处，他决心鼎力相助。自然，刘家和李家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相互都很信赖。

信友的家，虽然离城不远，但村落的几座“后龙山”上，古树茂密，郁郁葱葱。房前屋后，各家都种了不少果树杂木和一丛丛竹林，鸟语花香，风景优美。四周又有不少的鱼塘，众多的鹅、鸭在鱼塘水面上游来游去。这里不仅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自然也可算是防空的好地方。

这个村，百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姓刘的。

刘姓家族历来都很团结。各户的房屋是一栋紧接一栋，一排紧靠一排，前后均有先建和后建的掸花屋寓，左邻右舍的房屋均难以说清，一家人先后建的房屋都分在前后排。一排排房屋的中间，都有一条长长的共用天井，过道也是共用的，水井也是共用的，做红白事用的厅堂也是众家的。所以，这里有和睦共处的好传统，一家有事众家帮的好习惯。

房屋的四周建有三四层楼高，青砖浆砌的坚固碉堡式楼房，随时可派人瞭望四周动态。不知何时开始，各家还备有鸟枪大刀。

据说，各代兵士都怕进村办公差。无疑，现今许多城里人，投亲靠友，选择此处防空躲难，和友明一家这样的，还有不少的人家。来这里暂住，备感安全。

一时间，这个村增加了百十个男女老少，特别是城里来的这几十个小孩子，